

9月21日 | 赫佛城堡 (Hever Castle)

從安妮 博林的童年之家，到改變英國宗教與王朝命運的城堡



赫佛城堡最迷人的地方，在於它同時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地方：一方面，它是護城河環繞的中世紀城堡；另一方面，它又是都鐸王朝最著名女性之一——安妮 博林——的童年背景。

如果說昨天的斯托花園比較像一篇需要慢慢拆解的政治寓言，那麼今天的赫佛城堡，故事主線就鮮明得多。這裡最先吸引人的，當然是安妮 博林 (Anne Boleyn)。她不是一位普通王后，而是那位讓亨利八世 (Henry VIII) 不惜冒著震動整個歐洲秩序的代價，也要娶回來的女人。她最後的命運極其悲劇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她的名字才不只屬於一段宮廷愛情，而是直接連到英格蘭宗教改革、教會脫離羅馬、伊莉莎白一世 (Elizabeth I) 的誕生，以及都鐸王朝後來的整體方向。

然而，赫佛城堡之所以值得一看，不只因為安妮的傳奇。它還讓人真正看見一個歷史名人並不是在『歷史課本』裡長大的，而是在一個具體的家庭、一座具體的城堡、一種具體的生活世界中慢慢形成。走進這裡時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王后的結局，更是她的起點：她的家族如何一步步上升、她為何會被送往歐洲大陸、她又是怎樣成為都鐸宮廷裡最難被忽視的人。而到了二十世紀，這座本來已經衰落的老城堡，又被美國鉅富阿斯特 (Astor) 家族重新塑造成我們今天所見的模樣。因此，赫佛其實是一個把中世紀、都鐸、宗教改革與愛德華時代花園美學全都疊在一起的地方。

一切開始得很早：先有一座防禦性城堡，後來才有博林家族



赫佛城堡的正門與吊橋。今天看起來優雅安靜，但原本它是一座真正具有防禦功能的護城河城堡。

赫佛城堡的核心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。官方歷史指出，現存中世紀防禦城堡的主要形態建於 1383 年，包含城門樓、護城河與圍牆包圍的內院。也就是說，它最初不是我們現在想像中那種『浪漫古堡』，而是一座真正在英格蘭地方社會裡具有身分、秩序與保護功能的莊園型堡邸。

後來十五、十六世紀時，這裡進入博林（Boleyn，原作 Bullen）家族手中，故事才開始和全英國歷史接上。很多人讀到安妮·博林，往往會自然聯想到她的王后身分，好像博林家族本來就是天生的宮廷巨族。但更真實的情況是，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英格蘭新興上升家族故事。

博林家族靠商業、地方官職、良好婚姻與逐步進入王室服務，一步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。對這樣的家族來說，擁有一座像赫佛這樣的鄉間城堡，不只是為了住得舒適，更是一種身分宣示：它代表家族不再只是富裕，而是正在變成真正有政治與社會野心的鄉紳家族。

因此，赫佛在安妮的童年裡，不只是『老家』那麼簡單。它其實也是一個舞台：在這裡，家族學習如何成為更高階層的人；孩子們在這裡被教育、被期待，也被準備著進入更大的世界。

赫佛城堡的兩個面貌



從側面看赫佛城堡，可以更清楚感覺出它仍然保有晚期中世紀堡邸的厚牆與方塔氣質。



城堡室內今天保留濃厚歷史氛圍，提醒人們：這不是一個只靠一場愛情故事成名的景點，而是一個活了數百年的住宅世界。

博林家族為什麼能走到王室身邊？

安妮 博林的父親托馬斯 博林爵士（Sir Thomas Boleyn）是理解整個故事的關鍵。他不是魯莽的投機者，而是一位非常懂得經營家族前途的人。他能幹、懂語言、擅長外交，逐漸成為亨利八世麾下可靠的宮廷人物。他的妻子伊莉莎白 霍華德（Elizabeth Howard）則出身顯赫的霍華德家族，使博林家族不只向上流動，還開始和真正的高貴血統連結。

這種雙重優勢很重要：父系這邊代表新興的能力、財富與朝廷服務，母系這邊則帶來傳統名門的光環。對安妮這一代孩子來說，這意味著他們不是普通地方鄉紳的子女，而是被放在一條明顯向上的道路上培養。

赫佛城堡就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一種過渡空間的角色。它既讓博林家族保有地方根基，也讓他們可以把孩子從這裡送往更高階的教育與社交世界。所以赫佛不是故事的邊緣背景，而是整個家族上升工程的一部分。

旅行時可以先記住的一個角度

赫佛城堡不是「王后出生後才重要」，而是因為這裡原本就是一個正在向上攀升的家庭空間，所以才孕育出安妮這樣的人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今天看見安妮的名聲，其實也在回頭照亮整個博林家族的野心與能力。

安妮 博林：她不是突然出現在宮廷裡，而是先在歐洲被塑造過一次



安妮 博林最廣為人知的肖像。她的傳奇一半來自命運，一半來自她真的很不尋常：聰明、沉著、懂語言、懂宮廷禮儀，也知道自已不能只是另一位情婦。



赫佛城堡中帶有濃厚歷史感的房間，幫助我們把安妮想像回一個有溫度的家庭生活場景，而不只是後來那位『被斬首的王后』。

官方安妮年表指出，她大約出生於 1501 年，家族約在 1505 年左右搬到赫佛。但安妮真正和一般英格蘭貴族少女拉開距離的，並不只是出身，而是她後來被送往歐洲大陸。

1513 年，她先被送到尼德蘭梅赫倫（Mechelen）的勃艮第宮廷，成為奧地利的瑪格麗特（Margaret of Austria）身邊的侍女；1514 年又進入法國宮廷，先隨瑪麗公主前往法國，之後留在法王后克勞德（Queen Claude）身邊。她在法國一待就是數年。

這段經歷極其重要。當時法國宮廷在禮儀、時尚、語言與文化趣味上都比英格蘭更精緻。安妮回到英格蘭時，帶回來的不只是法語能力，也包括一種更成熟的氣質：衣著品味、談吐、音樂修養、舞蹈和社交方式。她不是那種單靠美貌取勝的人；很多同時代記載都讓人感覺到，她真正吸引人之處在於整體風采。

所以當她後來進入凱薩琳王后（Catherine of Aragon）的宮廷時，她並不是普通新進侍女。她帶著大陸訓練過的宮廷感，懂得如何在一個充滿目光與競爭的世界裡站穩自己。

從赫佛出發的一段愛情，最後卻撕開了整個英國的宗教秩序

安妮最先並不是為亨利八世準備的。她曾與亨利 珀西（Henry Percy）互相傾心，但這段婚事被權勢更大的力量硬生生阻斷。官方年表甚至直接寫到，安妮因此被送回赫佛。這件事本身就很能說明她後來性格中的堅硬：她很早就知道，婚姻在這個世界裡不純然是愛情，而是家族與權力的一部分。

接著，亨利八世開始注意到她。國王一開始想要的，很可能和他過去對其他宮廷女性的態度差不多：一位可愛、聰明、足以迷人的情婦。但安妮拒絕了。她不肯接受「只是情婦」這個位置。官方時間線提到，1526/27 年亨利開始寫情書給她，其中許多信還寄到赫佛。

這些信之所以有名，不只是因為它們是王室八卦的第一手證據，而是因為我們真的能從中看到一位國王被拒絕之後的執著。他央求她、思念她、討好她，語氣時而熱烈、時而焦躁。而安妮最厲害的地方就在於：她知道如果一開始就退讓，她最多不過是另一段宮廷插曲；她若要進入歷史，只能以王后的身分。

為什麼這麼關鍵？

因為亨利八世想娶安妮，不只是想換個妻子而已。他想要的是一位能為他生下男性繼承人的新王后。當教宗不同意取消他與凱薩琳的婚姻時，這段感情便開始牽動國家法律、教會權威與王權本身。

也正是在這裡，赫佛突然從一座鄉間城堡，變成英國大歷史中的一個關鍵場景。因為如果安妮沒有在赫佛收到這些信，如果她沒有一直堅持自己的位置，那麼後來那場震動整個國家的宗教與政治轉折，也許就不會以同樣的方式發生。



館藏手稿與書籍提醒人們，都鐸宮廷不是只有愛恨，也是一個文字、信件與宗教語言高度重要的世界。



赫佛城堡內部的木質大廳與居室，讓人很容易想像當年家族在這裡接待客人、安排婚姻、等待消息與談論朝局。

從一場婚姻，走到英格蘭宗教改革

1532 年底到 1533 年間，安妮與亨利完成了婚姻；同年她加冕為王后，並在 9 月生下伊莉莎白公主。表面看來，安妮似乎成功了——她從赫佛的女兒成為英格蘭王后。但真正更大的事，發生在婚姻背後。

亨利為了迎娶安妮，最終走上和羅馬教廷決裂的道路。當時英格蘭王權不再承認教宗對婚姻裁決的最終權威，而是讓英格蘭教會逐步脫離羅馬，國王自己成為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。這就是後來所說的英格蘭宗教改革開端。

這也是為什麼安妮的重要性遠遠超過「一位失寵王后」。她不是在歷史邊緣被動被捲入的人，而是整個轉折點中心的人物之一。當然，歷史學界對她本人在宗教改革中的思想影響力有不同程度的評估，但至少有一點很清楚：如果沒有她，亨利八世和羅馬翻臉的時間、方式，甚至是否會走到那一步，都可能不同。

而今天來赫佛時，最值得記住的一點正是：這些看似全國性的變化，其實有時是從一個家庭、一個人、一段執著得近乎危險的感情開始的。

她成為王后只約一千天，之後便迅速墜落



後來關於安妮形象的再詮釋，也成了赫佛城堡今天的重要主題之一。她到底長什麼樣？她為何仍如此牽動想像？



靜下來看赫佛的房間，常會有一種很強烈的對比感：如此安靜的室內，竟曾通往如此激烈的命運。

安妮的成功並沒有維持太久。她未能為亨利生下長成的男性繼承人，而國王的注意力也逐漸轉向珍·西摩（Jane Seymour）。1536年，一連串極具爭議的指控迅速落到安妮身上：通姦、亂倫、叛國。

官方年表簡要列出相關逮捕與審判的節點，但真正令人震撼的是速度。一位剛剛還是王后的人，很快就變成國家機器要清除的對象。她的兄長喬治·博林（George Boleyn）也被捲入，最後和其他被告一同遭處決。

安妮本人於1536年5月在倫敦塔被斬首。她的一生因此帶上極為鮮明的戲劇性：從地方城堡的女兒，到國王瘋狂追求的目標；從王后，到被正式定罪的叛徒；從一個讓整個國家改宗的關鍵人物，到一個在公權力文件裡幾乎被抹去正當性的女人。

然而，她真正沒有被抹去。因為她留下了伊莉莎白。如果說安妮的一生像一道被強行中斷的弧線，那麼伊莉莎白一世後來的統治，某種程度上就像這道弧線在下一代又重新延續。因此，赫佛不只讓人想到安妮的悲劇，也會讓人想到：歷史裡很多看似失敗的人，實際上仍透過後代與結構性的改變，深深影響了未來。

赫佛後來還短暫屬於另一位王后：安妮·克里維斯

安妮死後，赫佛並沒有立刻從王室故事裡消失。官方歷史提到，赫佛後來轉到安妮·克里維斯（Anne of Cleves）名下，也就是亨利八世的第四任妻子。這件事很有英格蘭王室歷史特有的荒謬感：同一位國王先因為安妮·博林而推動整個國家巨變，後來又在另一段婚姻安排之後，把她的舊家轉給另一位王后。

再往後，赫佛經歷不同家族持有，逐步失去原來的核心政治光環，也在時間裡慢慢衰落。如果歷史停在這裡，赫佛大概會像很多英格蘭老宅那樣，成為只剩地方記憶的古建築。但二十世紀初，一位財力驚人的新主人，替它寫了第二次生命。

阿斯特家族：把一座逐漸衰敗的舊城堡，變成今天所見的赫佛



威廉 沃爾多夫 阿斯特 (William Waldorf Astor)。他在 1903 年買下赫佛，之後投入龐大財力修復城堡並開闢大規模花園。



早期花園建造工人群像。赫佛今天看來如此優雅，其實背後是一場極大規模的人力、財力與品味工程。

1903 年，威廉 沃爾多夫 阿斯特 (William Waldorf Astor) 買下赫佛城堡。官方資料形容他當時是美國最富有的人之一。他不只是買一座古城堡來收藏，而是從 1903 到 1908 年間大規模修復城堡，增建阿斯特翼樓 (Astor Wing)，並創造湖泊與花園。

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。今天我們在赫佛看到的許多『夢幻花園』景象，並不是都鐸時代原封不動留下來的，而是二十世紀初阿斯特家族以龐大財力重新塑造的成果。這並不降低它的魅力，反而讓赫佛更有層次：同一個地方，同時保存著都鐸王朝的記憶與愛德華時代富豪的美學野心。

阿斯特的動機裡有歷史癖好，也有身份想像。一位在美國累積鉅富、後來移居英國的富豪，購買一座與安妮 博林相關的古城堡，再用自己的錢把它恢復、擴充與美化，這本身就像是在替自己接上一條英格蘭歷史的血脈。

於是赫佛再次變成一個『身分工程』。對博林家族來說，它曾是向上流動的象徵；對阿斯特而言，它又成了財富、文化品味與歷史佔有欲的展示。

今天赫佛最讓人放鬆的一面，其實很大程度來自阿斯特時代的花園



義大利花園一帶的拱門與雕像語彙，帶著明顯的愛德華時代大宅園林氣質。



花架長廊把赫佛從『只有城堡』變成一整段可以被慢慢散步閱讀的風景。

赫佛的花園之所以特別適合家族旅行，也和它的節奏有關。這裡不像斯托那麼強調一層層寓意解碼，而比較像從不同角度感受：水、花、樹、雕塑、視線、城堡倒影，以及人在裡面行走時不斷變換的尺度。

官方資料指出，花園是在 1904 到 1908 年之間陸續鋪陳完成。原來的沼澤地被轉化成今天的湖與園景。這意味著赫佛今日讓人感覺如此自然宜人的戶外空間，其實同樣是精心設計後的結果。

這裡最有意思的，不一定是某一個單點景觀，而是整體氛圍。安妮·博林的故事容易帶來沉重甚至悲劇感，但花園卻把這種情緒柔化了。你會感覺這不是一個只剩悲劇餘韻的地方，而是一個仍然被美感、四季與生活使用重新激活的場域。

也正因如此，赫佛很適合一邊看、一邊慢慢說故事。家人不需要一開始就記住所有年份，只要先感受：一個女孩的童年之家，一位國王的執念，一場改宗危機，一位美國富豪的修復野心，最後竟都能共同存在於這樣安靜漂亮的園景裡。



水景與睡蓮，是赫佛花園溫柔而生活化的一面，也很適合讓比較需要休息的家人在這裡放慢節奏。



從花園望向城堡時，最能感覺到赫佛的雙重魅力：它既有歷史重量，又不顯得沉重到令人有距離。

到了現場，最值得注意的是什麼？

首先，不妨把赫佛當成一個『起點』來看，而不是只當成安妮生命悲劇的注腳。她最有名的是斷頭，但赫佛更適合講她怎麼成為那樣一個人：聰明、克制、知道自己值多少、不願意只當附屬。

第二，可以留意城堡本身的時代層次。它不是一整塊單純的都鐸遺物，而是中世紀核心、博林家族改建、阿斯特修復與現代展示共同累積的結果。有些房間會讓人感覺很『古』，有些又明顯帶著較晚時期的陳設與詮釋方式。

第三，記得把城堡與花園一起看。若只看安妮故事，赫佛會偏向政治與命運；若只看花園，它又像一座非常舒服的英格蘭大宅景點。真正完整的感受，其實是在兩者之間來回切換。

可以跟家人分享的一句話

赫佛城堡最迷人的地方，不在於它告訴我們『一位王后最後怎樣死去』，而在於它讓我們看到：一段改變國家的歷史，原來也曾經只是從一個家庭、一位少女與一座安靜城堡開始。

讀完再去，赫佛就不只是『安妮 博林的故居』

很多著名景點最怕的，是我們只記住一句標籤。赫佛城堡如果只被記成『安妮 博林小時候住的地方』，其實是被嚴重縮小了。因為這裡真正承載的，是好幾條相互纏繞的歷史線。

它是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地方堡邸的遺存；是博林家族向上攀升時的重要基地；是安妮從地方少女走向歐洲式宮廷女性的出發點；是亨利八世求婚與宗教改革故事的一個實體舞台；也是二十世紀初美國富豪如何透過修復與園林設計，把自己鑲進英格蘭歷史想像中的經典案例。

當這幾條線都放在心裡，再走進赫佛時，你看見的就不會只是『漂亮古堡』。你會更容易理解：為什麼一位女性的個人選擇會被整個國家的權力結構放大；為什麼城堡會成為家族野心的容器；又為什麼後來的人，仍願意花巨大力氣把這樣的地方保存下來。

而對我們這趟家族旅行來說，赫佛最適合作為『英國在台灣人眼中那種城堡想像』的代表之一：它有護城河、有塔樓、有王室故事、有花園、有悲劇，也有一種非常英式的優雅。如果沃德斯登像一場富豪夢，斯托像一篇景觀與政治的長文，那麼赫佛就像一部結構清楚、情感濃烈、人物鮮明的歷史小說。



看完故事再看城堡，感覺常常會變：它不再只是古老建築，而像是一個曾經看過許多命運轉折的見證者。

主要資料來源

- 赫佛城堡官方歷史頁：城堡建於 1383 年、博林家族、安妮 克里維斯、阿斯特修復、阿斯特翼樓、花園與湖泊等整體脈絡。
- 赫佛城堡官方安妮 博林時間線：安妮的出生、家族遷入赫佛、赴歐洲大陸、與亨利 珀西事件、亨利八世情書、婚姻、加冕與 1536 年倒台等節點。
- 赫佛城堡官方阿斯特家族頁：威廉 沃爾多夫 阿斯特於 1903 年購得城堡、1903–1908 年修復與創造花園，以及後續對外開放脈絡。
- 赫佛城堡官方整體介紹頁：城堡與花園為『超過 600 年歷史』、安妮 博林童年之家及其在英國歷史、王權與宗教上的重要性。

圖片主要取自官方頁面與相關公開圖像結果，作為本次家族行前閱讀輔助之用。本版特別增加了圖片密度，讓版面更接近『一邊看圖、一邊讀故事』的節奏，而不會出現大面積留白。